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◆风雅颂

◆人间小景

万泉河畔

到处都在造景。古人造园林，现代的人造他们眼中自认为能赚钱的风景。万泉河就是。一踏上河岸，扑入眼帘的就是人造的风景。一支丈长的毛笔，立在这几十平方米的水泥做成的书卷上，然后是“万泉河”三个大字。不伦不类，令人哭笑不得。旁边河里飘着竹筏，艄公的身段，明显也有些造作。甚至连远处的森林，也让人起疑。

人造的东西看多了，看久了，就感觉这世界的虚幻。恍惚中，觉得自己也是虚幻的。只好看河水——河水是真实的。清清的河水，从连绵的森林与大山里流出来，它们不管不问，也拒绝所有的人造与铺陈，它们依然带着山石的质朴，与森林的野气，它们有时候，一眼能望到底，如同七八岁孩子的小心思；有时候，它们却近乎墨绿，你根本看不清它，更别说弄懂它。它们那是一种无声地抗拒——它们有奔向大海的旅程，何必羁绊于游人浮满风沙的目光？

我独自沿着万泉河行走。我总感到河水这巨大的皮肤的颤动。它仿佛一只躺下的长形的鼓，被天地这大槌敲打。又如同一条滑动的长鲸，偶尔会将尾巴甩向大野。我时常想：流水其实就是天地之间这活泛的经络，它们串联一切，感知一切，记忆一切，又释放一切。它们就是流淌不息的文字，又是纵横不已的风烟，还是被天地写就的族谱、家谱……

读流水，就能参天地。我读万泉河水，参的是这海南岛在沧海桑田中的变迁，参的是流水中的故事，流水两边山峦上的人像，森林里奔跑的人影，和与人影一道，共同构成这岛屿历史的树影、山影、草影、兽影、鸟影、花影、光影、血影、诞生之影、死亡之影与再生之影。

有了水，万泉河便是真实的了。于是，我摒弃了那些人造的景观，即使坐在船上，我也是在看河水；即使走在还散发着油漆气味的长廊里，我也在想河水。一条万泉河，便成了这岛屿的代名词，便将这岛屿一遍遍地抻开来，又卷进去，让人的思绪，在其中逡巡，游荡，止息，冲突。

我当然也不可免俗地想到了元朝那个流放至此的王子。因为那是真实，而非人造。他别离京都，凄惶之中来到这蛮荒岛屿。他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？一定是万泉河水。有了河水，他便活了，便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。京都的喧嚣暂时隐去了，血腥的倾轧被隔在千重关山之外。他由此获得了独立。像万泉河水那样，独立地奔流在天地之间。他于是沿着河流行走，在村寨里倾听最平朴的语言，感知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。那些都是他不曾听过、也不曾见过的情景与现实。他应该先是震惊，然后是思考，再后是融入。虽然他的融入或许有些无奈。融入的最大后果就是：淳朴的岛屿人将他当作了当地人，给了他最野性最土气的食粮、故事。甚至，给了他那个叫“青梅”的少女。那是他一生最平静最浪漫的时光——他也许曾萌生永在此地的念头。但终于，他还是得回到京都：他成了皇帝。

岛屿与大陆的情感之分就在于：岛屿对大陆是渴望的。岛屿的孤独，永远大于它的繁华。万泉河水清楚这些。它归入大海，就是藉着无边的大海，获得与大陆重逢。对于那个流放至此的太子，岛屿人不仅把他当作了太子，当作了流放者；更重要的当作了大陆。后来，岛屿因此获得了建府之利。那个少女成了皇后，将岛屿的基因，重新注入了大陆。

我喜欢万泉河畔的风物。喜欢万泉河。喜欢岛屿。

然而，在离开岛屿、离开万泉河时，我却想到另外一个问题：生活和生存在岛屿上的人，他们看岛屿和我们这些游客看岛屿，感受是一样的吗？答案是：肯定不一样。他们看见的是漂流在大海中的一块土地，河流、山峦，都是从大陆撕扯过来的，是大陆的绵延。而游客看见的，只是当下，只是河流的一段，山峦的一角，只是传说和人造的虚幻与感叹。

并且，我还有一个疑问——回到京都的太子，在后来的岁月里，为什么没有再回万泉河畔？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天柱石语（节选）

舒寒冰

第三章 逐梦而行		触摸星辰大海 迎来绚烂朝阳	眼前旌旗猎猎
一	不甘躺平的自我 背着不愿凋零的梦想 登临绝顶 身披万丈霞光	八	七
二	迎着朝霞 苍松鹤发童颜 石头羽化飞天 冰雪一点点融化 登仙的脚印	第四章 千古风流	释迦离家悟道 孔子周游列国 唐僧西天取经 李白漫游天下 那些伟大而有趣的灵魂 脚步丈量大地 脚印书写人生 问道天宇仰望星空 证悟存在参透虚空
三	君癫我狂 舞影云裳 山河同醉 天风浩荡	一	八
四	追光天柱侧 逐影青龙巅 云头待日醒 松下伴星眠	二	传说天柱山上住着神仙 护佑潜阳大地 这巨石亿万年隐于悬崖 餐清风而饮甘露 友星辰而侣烟霞 三千年前，逸兴逸飞 赴山下做一回皖伯大夫 将古皖国治理得花好月圆 自人间归来 皖伯晋升为山神 负责分配天地精华 十吨月光，皖山分七吨 千斛星斗，皖水得九成 万里云锦，全给皖城二乔作嫁衣
五	嘘—— 山顶传来尖叫 人声鼎沸 朝霞惊醒了 那些潜伏露珠中的攀登者！	三	九
六	地球另一侧 太阳已经起床 我和太阳赛跑 看谁先登临绝顶	四	雄奇灵秀名天下 文武僧仙共此山 万里游人归隐处 庐江烟雨舒州田
七	按心中的方向踔厉前行 就能穿越层层迷雾	五	十
		南宋末，刘率义军盘踞天柱山 抗元十七年之久 全部战死 白骨化作石头	十一
		六	所谓仙乐 不过是光的手指 挑拨云的丝弦 惊醒了满山鸟语 数泓清泉



渔家
汤青
摄

◆小说世情

初心

董本良

“哐当”一声巨响。
天柱山路行驶的客车里飞进一个物体，车前玻璃砸出脸盆大的窟窿，司机触电似的抖动着肩背，踩实刹车，后排乘客猛撞到前排座的椅背，哎哟妈呀，一片嘈杂。司机将车靠边停下，扭头说：对不起，我——伤了，请——换——车。司机仰在椅靠里喘粗气。一个黑汉子冲向驾驶台，见一块破碎的车轮毂砸在司机的腹部，他抹着司机嘴角的血喊：挺住，班长！一边拨打电话，凶着120来急救！司机嘴唇翕动着，盯住黑汉闭了眼。

车后，一个灰白头发的老人，卧在走道上狂喊：撤退、快撤，车要爆炸。乘客争先恐后逃命，只有俩女孩不动，那个头顶戴着高高发髻的白皙女孩生气地嘟哝：捡漏就捡漏，还使诈。另一个满脸通红轻声说：对不起。又说：爸，你干什么呀！黑脸汉子不住催120，顾不上他们三个的争执。

把司机和几个伤者抬上120，看着它呼啸离去，黑汉子才抹着满脸汗珠子，来到车后找着什么。高发髻女孩晃晃手里的提兜向黑汉子说：我去看住院的奶奶，只买了八个。黑汉子扫了眼女孩的网兜，紫酱色的山竹只剩四个，显然，客车剧烈的晃荡中落了四个。老人仍在喊：撤退啊，走啊！他对不听招呼的俩女孩顿生埋怨，见黑汉子也来到车后，喊声又变成了怒吼：撤、快撤，要炸！黑汉子抬眼茫然地看着叫爸的女孩，她更是焦急，额上的刘海湿漉漉的，蹲身在老人的身子底下掏摸着，老人却死死地压着丝毫也不松劲，嘴里呼呼哧哧冒热气。女孩说：爸，你想吃，我买，这是别人的啊！女孩急得要哭。

黑汉子似乎有心思，不动声色张望着惊慌失措的旅客。一个平头闪了一下，引起汉子的警觉。他刚要下车查看，却被蹲身的女孩拉住

裤脚：帮帮我，把山竹摸出来！黑汉子愣怔着，心想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这老头真有一手，为了捡拾几个烂果子，如此拙劣。他有些不屑。女孩说：我爸是林场护林员，得了健忘症，是病人。是病人就该不讲道理？都这样随意侵占别人东西，社会还有公序良俗没有？黑汉子沉默着，内心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女孩继续哀求着老人，嘤嘤啜泣。高发髻女孩好像有些理解，说：姐，算了吧，就算我孝敬老爹吧，我手机丢了，身上只有这点零钱，不多买点分些给你也行呀！显然高发髻女孩产生了同情，她要跨过老人的腿脚下车。女孩说：别走，等一下。她又叫着爸，手在他身子底下掏。老人吼道：叫谁爸，谁是你爸，让她撤退啊！他抬脚踢向蹲身的女孩——都快撤——要爆炸——撤退啊！老人犀利的眼光也射向黑汉子，眼神里饱含着焦急的提醒，老人几乎声嘶力竭：玻璃都炸了啊！汉子撇着嘴说：山竹嘛，不是炸弹啊！老人大喝：你懂个屁！老山阵地上，敌人扔的手雷就是这样的……

黑汉子脸色渐渐明朗，他想起1980年代野寨小学操场上的报告会，曾在老山战斗过的某英雄连行了个标准的军礼，然后说：老山真难，手雷似雨——再往后，他说不下去了，捂脸垂首，静默无言……黑汉子仿佛明白了什么，拉开车座上的挎包，穿上警服，对匍匐在地的老人立正、敬礼，高喊：报告老班长，经勘查，你身下的手雷是哑弹。刹那，老人紧皱的白眉疏松下来：哑弹？我命大呀！热泪瞬间涌出眼眶，他喃喃自语：排长，当年要是一颗哑弹，我们就都还活着啊！女孩扶起沉浸在追思中的父亲，梨花带雨，向警官颌首致谢。

高发髻女孩擦着眼角的泪水准备下车，一眼瞥见缀着粉色璎珞的手机在黑警官的挎包上，诧异道：啊，我的手机，怎么——警官说：奇了怪了不是，人家‘捡’到还回来了嘛！

其实，警官敬礼说完话的时刻，早看到平头向车窗里扔回了手机，他已眼了平头一上午。现在，平头退回窃物，他一阵欣喜。为什么退回？他来不及细想。乘客转运后，他截停一辆摩托车，向120急救中心飞驰。

警官敬佩班长还是那样临危不乱，剧疼中停稳了客车。班长嘴唇最后翕动出的“救援”俩字，只有他能听懂。警官祈祷班长度过这场劫难，未来的路还长，他们还要一起走。

喜欢“长风沙”，因为这三个字的组合就是一幅苍莽的画面，悲怆而壮美，雄浑而豪放，有江湖气息，亦有儿女情长。

画风的形成源于特殊的地势。长风沙身处大别山脉与黄山山脉形成的河谷风道，故大风长起，沙尘弥漫；滩涂遍布，白沙如水；江中礁矶林立，水流湍急，冲滩与触礁的危险，使得往来船只只得在此停泊，陆游有诗云：“南船北船各万里，凄凉小市相依住。”

秋日，我们一行人在丛林中穿梭，周遭绿幽幽一片。林木的野气澎湃而来，深吸一口气，有新鲜的艾蒿清气。鸟虫的鸣声自丛林深处传来，咕咕唧唧。

绿树从掩映下一座古色古香的门楼，上题“长风沙碑林”，左右两边是黑底白字的楹联。进门，一眼看见壁照上李白的《长干行》，墨色石碑上字迹漫漫，走笔纵横恣肆，体式奇崛，既活蹦乱跳，又飘逸俊美。壁照后面，草木茂盛，竹子、蒿草遮天蔽日。拨开枝叶，往里走。走得深了，枝叶在脚边轻轻哗动，越发显得碑林幽静。

长长的廊壁上嵌着一块块石碑，历代文人写长风沙的诗刻在碑上。不由得屏息静气，凝神观望，心里渐生出静气，静气像江雾，又有江水浩渺而激荡的况味，恰如陆游所云：“江水六月无津涯，惊涛骇浪高吹花。”

阳光透过雕花木格，筛下斑驳光影，很容易让人穿越时空。公元726年的一天，一位英姿勃发、腰佩长剑的年轻人，昂首立在船头，看着滔滔江水，意气风发，朗声诵道：“相迎不道远，直至长风沙。”他就是25岁的李白。彼时的李白初出襄汉，开始了仗剑天涯的游历，他南至洞庭湖，东至金陵，在离金陵七百余里的长风沙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长干行》，从此“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”妇孺皆知。公元761年，李白受永王案牵连流放，中途遇赦东还，又乘舟至此，作《江上赠杜长史》。历经浪尖弄潮和触礁翻船后，60岁的李白已是荒漠衰草之时。长风起，沙如烟，枯苇舞，应和了他内心的荒凉。末句“万里南迁夜郎国，三年归及长风沙”，把长风沙称为“归及”，让人感念又叹魂。长风沙，曾经停留过这样一个丰富而伟大的灵魂。

李白去后，长风沙置镇。一条古长风街连接鸭儿沟码头，绵延数里。各种商铺、酒肆、客栈比比皆是。夜晚，灯火闪耀，船家栖居于酒肆饮酒娱乐，文人墨客把酒诗，留下永恒的文化结晶。

长风沙留下的不仅是文化，还有战争遗迹。我们踏上寻访古炮台之路。几百年前在疼痛中踩出的小径，已被无数度春风豢养的野草覆盖，炮火的喧嚣，早已平息在树林巨大的寂寥中。一方高台苍茫古旧，由大小均等的卵石层层垒砌而成，坚实稳固厚朴。高台前立一石碑，上刻“拦江矶古炮台”，为清代修建。

立于台上，视野开阔，江上陆地风吹草动，皆能尽收眼底。站在这里，耳畔自然响起战马的嘶鸣声，战士的咆哮声，以及追人魂魄的大鼓声，还有惊天动地的炮声。是的，千百年来，鼓声、炮声是这里最嘹亮的声音。

长风沙连荆楚、扼吴越、通三巴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史载，它是春秋时吴楚大战的鹊尾渚，太平天国安庆守将也曾建炮台于此。村中老人说，清代有五百多名水师驻扎于此，民国时亦驻有三百多名官兵，而最著名的战役要数渡江战役。1949年，东起无为南至安庆以东的鸭儿沟，汇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4个军的兵力，胜利越过长江天险，抵达南岸。站在这里看江，看得久了，隐隐有着直指人心的悲壮与豪迈。

当我们来到合兴江段，忽闻一阵礼炮声，紧接着汽笛长鸣，江中一道闸门缓缓打开。“引江济淮”工程之枞阳、菜子湖航道正在试航。它标志着连通长江与淮河的江淮运河全线开通，成为平行于京杭大运河的第二条南北水运航道。

长风沙江流呈S形，表面平缓，暗底却潜伏杀机，江矶丛生，暗礁密布，元人杨载曾发出“但祝行人好心事，长江何处是安流”的感叹。明代的长风沙“江滩扩展，港湾淤塞，筑堤围垦”，危机更甚。广济圩建成后，长风沙的通航条件得到改善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，长风沙江段中的礁石多次被爆破清除，加上永久性航标的设立，长风沙已成安流。

2017年，一项伟大的工程开启：自长江下游引水，经巢湖穿越江淮分水岭，向淮河中游地区补水，而长风段既是“引江济淮”工程的水源，也是巢湖第二通江航道。

潮起潮落，冬去秋来，五年风雨兼程，实现了江淮连通，不仅解决了1800年前河道“日挖一丈、夜长八尺”的“曹操难题”，而且解决了皖豫大地的农田灌溉难题。一河清泉北去，两岸四季芬芳，“引江济淮”的长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。它还是那条远古流来的江水吗？是，又不是。长风沙以生生不息的流动，诠释着生命的更新与嬗变，文明的延续与发展。

